

混元剑

●司马仲林 著



第一章 祸从天降

屋子里一片漆黑。只是数十根萤火虫般的一棵棵香头发
出微弱的红光。

“嗨！”一声吼叫，风随棍起，“啪”、“啪”、“啪”……棍
落香灭，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三十棍击灭三十根香火。

牛大炮取出火折子，正准备重新点香之际，只听一片叫
喊声，背后的门“啪啪”响个不住。

牛大炮急忙回转身开了门。

“大师兄！不好了！院门打不开了！”

门外的七八个人皆是牛大炮的师兄弟。按规矩，每日晨
曦，兄弟们都须到院外山麓溪畔的小树林练功的。今日院门
打不开，却不作怪？

“走！我去瞧瞧！”

这么一嚷，把满院子的人全叫醒了，几十号人披衣起来，
皆随师兄牛大炮来到院门口。

牛大炮轻轻一推，院门纹丝不动，他只好加了一点气力。
这一推，只听“嘎吧”一声，两扇大门从中间断裂开来。

众人皆情不自禁地“咦”了一声，将头探到门板断裂处：

“石狮子！哎呀！啥时候石狮子活了，蹲到门口来了！”

可不！大门两侧的两只石狮子，一齐挤到门口了，也许是一宿睡昏了头罢？

“见鬼了！石狮子也会挪窝！”牛大炮一纵身，从门楼跳到大院外头。

众兄弟们亦效法大师兄，也接二连三地从门楼、院墙跃出院外，都想瞧个究竟。

“瞧啊！牌子谁给翻过来了！”

牛大炮走过来，一见门侧挂的“关东精武会”牌匾给人翻了个个儿。

众人议论纷纷：

“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来砸场子！”

“别说，这小子怪能耐的，一个狮子少说也有七八百斤，一下子挪到这儿，也真难为他了。”

“要叫阵，大天白日、正大光明地来，干么邪魔外道？”

“要没弯弯肚子不会来吞镰刀头。看来来者不善！”

“妈的！欺人太甚，简直骑脖颈拉屎！”

这句话，正是牛大炮想说的，同时也激怒了他。他走到一个石狮跟前，气运丹田，飞出一足，那石狮蓦地飞起，然后稳稳地蹲在大门一侧。紧接着，他又将另一石狮如法炮制。

众人忍不住拍手叫好：

“大师兄！你的‘神腿三踢’果然厉害！”

“只可惜前来挑衅的小子不在场！倘若在，他就再也不敢来砸场子了！”

“他们若见了师父、二师兄的神功，他敢用席篾米儿捅老

虎鼻子眼儿才怪。”

牛大炮气不喘，心不跳，平静地问：“小旋风呢？”

一师弟答道：“二师兄练轻功还不曾归。”

又一师弟向远处坟场一指：“那不？——还在那飘来飘去呢。”

众人随他手望去，只见一白衣人在一座座坟头上飘荡，似一朵白云在山峰间随风飘来荡去。

牛大炮以双手做成喇叭筒，以内力传送过去：“小——旋——风——”声音似不很大，但传之甚远。这是“内功传音”功夫。

“哎！大——师——兄——就——到——”这也是“内功传音”。

显然，小旋风已然听到呼唤，并作了回答。

牛大炮与小旋风这两声呼唤与回答不打紧，使内功较弱的许多师弟经受不起，耳鼓被震得十分疼痛，只好捂紧双耳。

倏忽间，那白衣人如一阵风似地来到院门口。他的轻功十分了得，看上去似两脚并不着地，轻如鬼魅，风驰电掣而至。

他到院门口亦为之愕然。

“这是怎么回事？”

牛大炮把刚才的情况向小旋风解释了一番。

小旋风绕大门踱来踱去，然后道：“因我一向不从门出，不从门入，所以早起出去练功并不曾发现情况有异。说不定贼人乘我在坟场练功前已作案。——大师兄，依我看，贼人来者不善。师父不在家，你我重任在肩，令众师弟小心谨慎，不可轻出远离。待师父从奉天返还，再作定夺。”

小旋风虽居“二”字辈，但心细如丝，大师兄系炮仗脾气，师父洪林飞不在之日，牛大炮往往以师弟小旋风之谋为谋。

牛大炮道：“那就这么办。先找个木匠把大门修好。只是我一时咽不下这口气……”

小旋风道：“出气自然有机会。目下要紧的是，找到此事的缘由……”

吃过早饭，牛大炮将只准在附近练功、不准远行的纪律说了一遍。众人答应着，却也不以为意：堂堂关东精武会，居然让人给吓着了？

上午，牛大炮、小旋风与众兄弟练了一阵功，就到上房休息。

可他俩刚在屋里坐下不久，就有人惊叫着进来禀报：“大师兄、二师兄！不好了！房后……树上吊了好几个人！”

小旋风觉得古怪，不及答言，倏地起来，一纵身，从后院墙上蹿了出去。少顷，牛大炮也赶到了现场。

可不！树上吊着六个兄弟。看样子皆被点了穴道，不能动，亦不能言。

被吊起的兄弟，见众人围了过来，神情甚是尴尬，羞赧满面，且又无可奈何。

小旋风、牛大炮等迅速给他们放下来并解开穴道。

六个兄弟半晌才说出话来。

一个道：“我们几个正在树下练弹跳，不知不觉中，似被人拍了一下肩，只觉浑身酸麻，口不能言，挣扎不得……就这样被他吊起来……”

牛大炮发急道：“被谁拍了一下？长的什么样儿？到底有几个人？”

有的说：“我只着了道儿，却根本未见到人！”

有的说：“似乎有两个人影，象他妈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象做梦一样！”

小旋风心中一凛，道：“地底下冒出来？难道是‘忍术’不成？”

牛大炮：“那一定是东洋人了？”

“莫非是师父他得罪了日本人？”小旋风独自沉吟着。

牛大炮道：“师父此次去奉天虽与日本人有瓜葛，但师父向来身手极快，不露痕迹。即使日本人再精明，也不会来的这么快当。”

周镖头附和道：“大师兄说的是。师父为了不露行迹，特意独来独往。刚才的事多半与师父此行无关，也可能是精武会旧日的梁子。”

小旋风摇摇头：“未必。但愿不是日本人。倘若是的，黑龙会触角伸到精武会，亦非难事……”

小旋风又招呼众人道：“都回去吧，该吃晌午饭了。”他觉得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

不一时，厨子已将饭摆好。众人坐好以后，还空好几张桌子。

牛大炮说：“谁到外面喊一下，招呼他们回来吃饭！”

出去两个人在院门口喊了一阵，却并无人应声。

小旋风瞅着牛大炮半晌无语。

众人也撂下了手中的筷子。

人们都预感到又出了什么事。

小旋风道：“大师兄，我出去瞧瞧！”

小旋风一动，谁还能吃得下去饭。连牛大炮也坐不住金銮殿，撒下人马至院前院后、山前山后，找起失踪的兄弟来。

好在有言在先，众兄弟不会进吉林城去玩耍——虽然城廓只在咫尺——所以找人只在城郊附近就可。但由于山多林密，找十来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颇费一番功夫的了。

牛大炮、小旋风见几十号人将附近山峦树丛象篦子刮头般地梳了一遍，影儿皆无，心中暗暗纳罕。

牛大炮蹙眉道：“我不信两个贼人有如此大的本事，能把十个大活人抬到天上去！”

小旋风觉得大师兄分析得有理，顿开茅塞道：“他们一准在练武场练功着了道儿……”

牛大炮道：“走！到练武场看看！”

小旋风拉住他：“大师兄！你留在家里，我带人去看好了！”

可是牛大炮眼珠子瞪的溜圆，谁能挡住他！小旋风与众兄弟知道，失踪十个兄弟在大师兄心中的份量。

大家奔到练武场，全愣住了：十个兄弟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牛大炮几乎是从山峦上一下子跃到练武场，搬起一个兄弟，叫道：“兄弟！”那泪水已夺眶而出。

小旋风到底沉着些，见人瞳孔未散，急忙出手解穴。人是活的。那几个人亦是如此。

直到此时，牛大炮与众兄弟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牛大炮道：“且告诉我，你等是如何遭了贼人暗算的？”

一个回答道：“我们十个人正在这林中练轻功，只嗅到一股奇香，不知不觉中就倒在这里了……”

小旋风道：“那一定是闷香！——大师兄！我先回去一步了！防着家里出事……”

小旋风说着，似脚不沾地，如飞而去。众人只在后面似见一朵白云般地一会飘过山岗，一会越过流泉。刹那间，“白云”已然到了院门口。

小旋风到院门口，又着实吃了一惊！两个兄弟又被人吊在门楼下面！

他赶紧解下二人，解开穴道。

此时，牛大炮与众人亦赶回来了，见状，无不大吃一惊！一个人不知高低地嚷道：“快过来瞧！快过来瞧！”

众人聚到新修的大门口，只见一扇大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交书免灾！”墨迹犹湿。显然贼人此去不远。

小旋风一把撕下纸条，说：“贼人只在左近，快搜！”

牛大炮、小旋风率众兄弟在院子前前后后转悠了好一阵，贼人的影儿也未见着，一个个空手而归。

牛大炮气得嗷嗷乱叫，抓起几块巨石四下里砸了一阵，边砸边骂：“你奶奶的！哪里来的缩头龟，有种的站出来跟我牛大炮照量照量，躲在阴山背后暗算，算什么英雄好汉？”

众兄弟听了，也一起随他骂了一通。可是只听山间回响，并无人应声。牛大炮气上加气，又砸了一阵石头。

小旋风道：“贼人只因明的打不过，才来暗的。咱们回去吃饭吧，不必与他空耗气力。”

牛大炮与众人听了，只好进了院子。他饭也吃不下，倒

在炕上生闷气。那点火就着的脾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这也难怪他怒气难平。因为他从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他身高近两米，膀大腰圆，站在地当间，俨然是一座铁塔！他是关东闻名遐迩的大力士，与师父洪林飞相识即从此开始。

那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沙俄大兵侵入东三省之际。是年，俄国人抢修中长铁路，举着毛瑟枪，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强迫中国劳工为他们卖命。

牛大炮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他身高力壮，一顿饭没有十几个窝头下肚，简直没法打发日子，甭说干活了。而俄国护路军每顿饭只给两个窝窝头。这，也只够他塞牙缝罢了，一根肠子闲半截，那忍饥挨饿的滋味可真难熬。后来，他不时瞅空儿就往伙房溜达，见没有俄国人在场，就抓几个窝头躲到山洞去吃。时间长了，他与中国伙伙也熟了，伙伙就经常悄悄塞给他窝头。他将要来的窝头藏在山洞里，以便匀着吃，免得饥一顿饱一顿。每当他藏好窝头，就搬起一块千斤巨石堵住山洞。

洪林飞亦在劳工队里。一天晚上散工以后，他照例到山里练功。练着练着，突然骤雨如注。他只好找山洞躲雨。他见一洞口横着一块巨石，就运气搬了地方，钻进洞里。他喝几口葫芦酒驱寒。天已向晚，洞内就更是漆黑一片。但他从六七岁就跟孟大侠学武，所以十分敏感，感觉此洞有异，于是乎整个神经细胞都处于戒备状态。而练就的一双夜眼亦发挥了红外线般的作用：山洞深处，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悄然向他靠近！

大汉突发看家本事，一招“神腿三踢”，直奔洪林飞“气

海”大穴。可惜使空了不说，还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浑身象散架子似地一动也不能动。一股浓烈的酒气笼罩了他。他左顾右盼却不见人影，他大奇，以为是做了一场梦，遇见了鬼魅。

“喂！你是人是鬼？”

“我还要问你哩！这黑咕隆咚的藏在洞里出手偷袭，是哪派武林的规矩？”

大汉寻声睹物，方影影绰绰地看见紧贴洞顶附着一个人。他知道这是“正厅挂画”的绝顶轻功，身上不免出了冷汗！不仅如此，他亦知自己着了他的“喷酒线”功夫，自己才狼狈如此！

这大汉不是别人，乃是牛大炮。他的“神腿三踢”可谓威力无比。他从小当小牛倌，每当将一群牛赶到河滩、草场，闲着没事，就跟小牛犊摔跤玩，久而久之，不仅可以摔倒牛犊，还可以一跤摔倒大牯牛。他摔牛有个诀窍，就是用“神腿三踢”踢牛之要害处，牛一经着道，立即瘫倒在地。当然，一腿能胜牛腿，绝非易事。倘弄得不好，反会筋伤骨折。而牛大炮则是朝朝暮暮脚绑桦树皮，一脚一脚踢大树踢出来的。后来，他不仅能踢晃腰粗大树，还能踢断碗粗树干，踢飞数百斤巨石。不料今日，却败在人手。他深知遇见了高手。他虽觉不服气，如今人在矮檐下，也只好低下了头。

牛大炮道：“我还以为遇见俄国佬……来搜查我的秘密……”

洪林飞“嗖”地一声轻轻落到地下，出手为他解穴。

“实在对不起，你陡然出手，在下不得不如此自保……”

牛大炮亦是爽快汉子：“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牛大炮……”

“你就是关东闻名的‘神腿三踢’牛大炮？幸会！幸会！——牛兄，洪林飞多有得罪。请莫见怪！”

洪林飞抱拳作礼。

牛大炮连忙还礼不迭。他觉得洪林飞虽比自己小几岁，但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很有肚量。

“不瞒少侠说，我牛大炮可顿食斗米、全羊，而今俄国佬一天配给那几块干粮，不够我塞牙缝的。所以经常从伙房偷窝头藏到山洞。刚才，我吃饱了正打瞌睡，一抬头见了亮，石头给搬了，我以为一准是一帮俄国佬发现了我的秘密，所以出手偷袭……”

“不知者不罪么。牛兄莫往心里去。”说到此处，洪林飞灵机一动，又道：“牛兄！你的秘密倒提醒了我。”他从背上拿过酒葫芦晃了晃，“在下不及仁兄肚量，倒颇有海量……每当闻到俄国营中的伏特卡味，就馋的直淌口水……”

牛大炮插嘴道：“少侠，咱们搬他几桶放到山洞里，岂不是妙？”

洪林飞拍手笑道：“就是这个主意！”

他俩果然这样干了。但却惹了麻烦。

俄国人丢了干粮，觉得奇怪，却也并不十分在意。但接连丢了几桶伏特卡，那可等于丢了他们的命根子，岂能听之任之？于是明察暗访，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

一天午间休息，洪林飞、牛大炮带七八个劳工在洞里饮酒之际，被一队手持毛瑟枪的俄国兵堵住了。俄兵虽闻酒香，

却搬不开洞口巨石，急了，就从缝隙间往洞里开枪。然而却一根毫毛也伤不着。

洪林飞令人将洞口倒了一桶伏特卡，把俄兵馋得直打转转，又是打枪又是唧哩咕噜乱骂一通。有几个俄兵酒鬼索性伏在洞口舔残酒。

洪林飞趁机向其喷洒酒线，把几个俄兵射倒在地，挣扎不起。

牛大炮等拍掌大乐。

俄兵找来大粗绳子，绑在巨石上，准备搬开巨石瓮中捉鳖。二十几个俄兵使出吃奶的劲，终于将巨石搬动了。

可是，突然间，那缓慢移动的巨石却陡然腾空而起，正赶上下坡，将那些闹了个腓腓的俄兵们压成了肉酱！侥幸活着的人也吓得走了三魂七魄，谁还料到洪林飞、牛大炮等十来个人从洞中突兀而出，一个个象下山虎似的将数十名俄兵打了个人仰马翻，毛瑟枪也到了劳工的手中。

原来，在洞内时，洪林飞将自己内功绝学教给牛大炮，将内力自背心“灵台穴”源源不断输给牛大炮，于是顷刻间，牛大炮如虎添翼，力增百倍。洪、牛二人同时出手飞足，那巨石便一下飞出洞口……

山下的劳工也赶来了，他们以俄兵几十条毛瑟枪武装起来，将路段的俄军护路队全部消灭，一齐拉上山开展起了前赴后继的抗俄武装斗争……

俄国人退出关东以后，洪林飞在吉林府外开起了“精武会”。洪、牛之后，又来了小旋风等高手，使精武会越办越兴旺。

然而，就在洪林飞离家不久，居然如此一败涂地！而身为大师兄，师父不在时具有掌门地位的牛大炮，还有何面目再见师父，还有何面目见天下江湖人物？

牛大炮正在炕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小旋风进来了。

“大师兄！从贼人的‘交书免灾’示警看，一定是师父这里有什么武功秘笈之类珍藏；见师父不在，就来强取豪夺。”

牛大炮摇摇头，说：“你我在师父门下已有几年光景，从未听说有什么‘武功秘笈’之类；若有，也是孟大侠的吧？”

小旋风道：“你说的也是。但要找孟大侠，须到‘威虎镖局’去，为何到我精武会？也许师父此行倒与什么书籍有关也未可知……”

牛大炮道：“哎呀！要真这样，贼人决不会放过师父！师父岂不有危险？师弟，由你看家，我去接应师父，如何？”

小旋风笑了笑，问道：“大师兄，你说师父武功究竟如何？难道他还不及这些下三滥贼人吗？”

牛大炮道：“贼人如何比得了师父！”

小旋风道：“这就是了！无论是武功，还是精明，天下没几个人可以比得了师父，那些倭寇强贼自然不在话下。依小弟之见，你我只须在此坚壁自守，不再大意，料贼人也奈何不了你我。”

牛大炮道：“师弟说得有理。你我昼夜不懈，警惕贼人诡计，以待师父归来。”

精武会从上到下，昼夜警戒，衣服不解带，兵刃不离手，一连几日，倒也平安无事。

牛大炮、小旋风手里捏着一把汗，心里却暗暗纳罕。

第二章 群魔追杀

这虽是一个繁华集镇，可是一到夜阑人静之际，一座座高堂瓦舍象入睡了一样，静静地卧在那里，一个个剪影，越发显得神秘森然。

人们常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

一座四合院客栈亦如整个集镇一样，酣然大睡了。不时卷地而起的呼啸风声和不时传来的梆子声，打破了静谧的夜。伴着风声和梆子声，贴地皮似的来了一位蒙面人。

蒙面人接近高墙即敛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投向院心。他靠墙凝息静听一阵，并未有什么反响，于是一纵身，飞身上墙，又一个“燕子三抄水”，轻轻落到院心。

蒙面人蹑手蹑脚地向一间客房靠近。他将耳朵贴在窗棂处谛听。从里面传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随后，客栈房脊上，又出现了两个蒙面大汉。

蒙面人用手指蘸口水润湿窗纸，将窗纸捅了一个窟窿，瞪圆一只眼，向炕上窥视。

客房里，有一人面墙而卧；枕畔露出一个黑包的一角。

蒙面人又惊又喜，悄悄端开窗子，跃入屋内，举着一柄短剑接近枕畔。

一只大手慢慢伸入枕下，轻轻地拽出黑包……

卧榻上的人猛一翻身，“噗”地一声喷出一股凌厉的酒线，似一串水银击向蒙面人的面颊。蒙面人头晕眼花，两手一颤，不知怎么，短剑已到那人手中，黑包却原封未动地放在枕下。

卧榻上那人却仍梦呓不绝于耳：“别闹！给我！这就对、对了！兄弟，喝！喝……”

蒙面人大惊：此人武功奇高无比！梦中尚有如此功力，倘是醒着，自己怕早已一命呜呼了！他想动，手脚却不听使唤，一阵强似一阵，头脑亦处于昏迷状态，接着就是休克状态之症候了。

此时，房脊上早已下来一人前来接应。他在房檐处“金钩倒挂”，向客房里窥探，虽不知同伙着了道儿，但从卧榻上那人的梦呓与均匀的呼吸听来，他们断定攻击的目标似未知觉，大可以由他进行轮番袭击。

于是，他猛地跃到炕上，并飞足来一招“铁金莲”，直奔卧榻上那人之后脑。但他着了炕以后，却觉出自己落空了：炕上只有同伙昏死在侧，目标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

偷袭者来不及多想，从枕畔拽出黑包就跑。

其时，就在他飞出窗子之际，随后又有一人飞了出来，那劲风力道之大，几乎令他站立不住。他顿觉毛骨悚然，惊回首，只见卧榻上那人如飞而至！

“还我东西，饶你不死！”

这声音不大而沉稳有力，足见此人内功之高。

偷袭者黑包已到手，力求自保要紧，且需通知房脊同伙做好迎敌的准备，于是大呼：“给你，洪林飞！”

自然，到口的肥肉不会吐出，得到的黑包不会物归原主。他抛出的并非别的，乃是日本传统的暗器——“星”。

星盘旋飞舞，不走直线，所以往往防不胜防；倘被那利齿所碰，可不是闹着玩的！

洪林飞见星环绕自己身子转来转去，却也不急，瞅准时机，飞起一枚金钱镖，那星立即改变方向，巧的是竟返身向主人头颅飞去，并且速度之快，使那位偷袭者没有一点儿躲闪的余地，一头扎在院心，只大呼一声：“冈本救我！……”

洪林飞并不忙去从死者手中夺黑包。他知道尚有劲敌在，不能粗心大意。但他转了几圈，那劲敌却并不现身。他知道这是日本“忍术”的惯伎。于是他心生一计。前者的诱敌制敌于死命；此时似乎概莫能外。

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两个家伙，全打发了，该睡安稳觉了！”说着，便向那黑包走去。

他虽如此说，那耳朵、眼睛却分外注意。果然，随着一阵呼啸的风声，一个黑影自房脊飞身而下，举着一条两三丈长的大棍，向洪林飞狠狠劈来！洪林飞故作不知，已然将门侧短竹竿操在手中；待棍落之前的一刹那，他闪电般跃开，不待那人再挥起大棍，就一撑短竹杆，踏着那人的大棍飞身跃起，不待那人反应过来，他早已飞足向前，将那人踢了个就地十八滚。那人只“哎哟”一声，就老老实实倒在墙角一动不动了。

洪林飞看也不看，从地上拾起黑包，从墙上一跃而出，径

奔威虎山去了。

他展开轻功，走了几个时辰，腹中虽然饥肠辘辘，却未进大饭店去大吃一顿。因为虽然黑包内的书稿份量仅有九斤重，可压在肩上，何止千斤万斤？所以他不敢掉以轻心。昨夜受人偷袭，已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他进了兴隆镇，只灌了一葫芦酒，随手买了一卷煎饼，向牛马市信步走去，边走边吃喝。为保持体力，拼战时能充分发挥功夫，他买了一匹马作为脚力。

填饱了肚子，骑在马上，精力十分旺盛。他削了个柳哨，满有兴致地吹着。

洪林飞纵马来一条驿道。

走了几十里地，远远望去，前面山坳里出现一片房舍。村头处，挑着一个迎风招展的酒幌，大书“稻香村酒家”五个大字。

一见了酒幌，他腹中又咕咕作响，那酒馋虫亦在肚子里头作怪，似乎非一醉方休后不可。让嘴头、肚子受委屈，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他忙从背上取过酒葫芦，连连喝了几口酒，那馋虫方消停了一会儿。不过，他并不想在此打尖。此地唤作“稻香村”，地处山高林丛，河道纵横，最是险恶去处，常有绿林响马出没。他虽不惧山贼，但有重任在肩，当然不能托大。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视觉与实际的距离实在不小。他在盘山道上绕来绕去，又走了好一阵，那酒幌才真正近在咫尺。

此时仔细向前瞧时，驿道上围了不少人。原来两头牛正